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人部四十七 債負 乞假 賤

債負一

增說文曰債者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周禮曰小宰聽稱責以傅别注稱責謂貸予傅别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别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别别為兩兩家各得一也疏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為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　又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

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注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　管子問曰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漢書谷永傳曰為人起責分利受謝

債負二

增史記蘇秦傳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　孟嘗君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

其息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馮驩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孟嘗君怒而使使召驩驩至曰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前漢書鄭當時傳曰當時為大司農任

人賓客僦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僦謂受雇賃而載運也　兒寛傳曰寛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税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絶課更以最　史記貨殖傳曰呉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無鹽氏之息十倍　前漢書陳遵傳曰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後漢書樊宏傳曰宏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虞預會稽典錄曰鄭宏守陽羨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之嫂詰宏宏為叔還錢兄聞之慚愧自繫於獄遂遣婦

齎錢還宏宏不受也　南史蕭惠開傳曰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厖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債　王宏傳曰宏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宏悉燔券書一不收責　王志傳曰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　崔慰祖傳曰慰祖之父慶緒為梁州刺史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

與親族漆器題為日字日之器流乎遠近慰祖料得父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　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曰長恭有千金債券臨死悉燔之　袁聿脩傳曰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聘太原王乂女為妻聿脩知而不劾免中丞　新唐書高瑀傳曰瑀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為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偽

欲任之會其軍表匄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歷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巨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斵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　裴度傳曰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閲貸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箠梃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讕語錢入禁中何可得也　來俊臣傳

曰俊臣父操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　宋史食貨志曰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　五代晉本紀曰天福五年春除民公私債　宋吴元載傳曰雍熙三年徙知泰州州民李益者為長道縣酒務官家饒

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横持郡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為督理如公家租調　李漢超傳曰漢超仕關南人有訟漢超强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名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

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揞以死報　呂端傳曰端不蓄貲產其子藩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　畢士安傳曰王旦為相面奏云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殁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為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李沆傳曰沆素貧多負人錢太宗別賜三千萬償

之　稗史曰蘇軾為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遂悉償所負　宋史李庭芝傳曰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庭芝悉貸貧民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　朱熹傳曰熹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諸生之自遠而

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
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賀鑄傳曰鑄以家貧貸子錢
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　金史宗道傳曰宗道授河
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
道疑其冤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貸五千餘
貫三年不償萬理索為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
其明　元岳柱傳曰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錢
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

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恐違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　吳鼎傳曰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辨白始獲免　郭全傳曰劉德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為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　孫秀實傳曰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

之悉為代償取券還其親　訾汝道傳曰汝道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　達本傳曰達本鎮撫白霫諸郡貸廉吏銀其子錢不能償者焚其券　元周密齊東野語曰朱承逸居霅城東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哀視之有負勢家錢貧無以償率妻子將赴水朱惻然遣僕護之歸且躬往其家見債家悍僕在門朱因好言諭之曰彼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代還其本可亟以原券來債家唯唯即

以數取付之　明胡應麟甲乙剩言曰鄔佐卿於甘露寺遇一蜀僧數與往還佐卿適有所負無以應憂見於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鄔曰非十金不可僧持几上煮茶銅銚視之曰此踰十金矣便索炭出袖中藥匕許塗其上入火色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鄔遂償子錢明日往謝僧已行　祝允明小傳曰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為家未嘗問有無得俸錢及四方餉遺輒名所善客噱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

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爲忭笑資

債負三

原貸粟 **貰酒** 莊子貸粟監河侯詳貧二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嘗從王媪武負貰酒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嘗折券棄責

判書 **懸券** 周禮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曰判半分而合者疏曰即今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 梁書蕭宏傳宏出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百姓失業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

不假免官 **試貸卜事** 三國志曹洪傳洪家富而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

之遂以舍容犯法免官　白帖越大夫種曰臣觀吳政
驕請試之貸粟以卜其事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之

增乘馬入堂　探帽擲地　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
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
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
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
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　晉書袁
耽傳耽少有才氣俶儻不羈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産
俱盡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
以告馬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
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
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
帽擲地曰竟識袁彥
道否其通脫如此

官為責償　女遽還直　宋史沈
立傳立
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强豪民發粟以賑
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捻官為責償　晉書

王戎傳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
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

豪富相還

詭求無已

三國志潘璋傳孫權為陽羡長璋始往隨
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
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

後漢書陳重傳重在郎署
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
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
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計畝與直

鬻女以償

元史董文炳傳文炳為藁城令前令因軍興
乏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
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甚矣吾為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為
代償乃以田廬若干計畝直與貸家

萬姓統譜宋吳
方延祐中為處州學錄有蔡港務官
虧稅錢將鬻女以償者方為之代輸

田園略盡

富貴必還

北史夏侯道遷傳道遷子夬性好酒沽買飲噉
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

東軒筆錄王韶知洪州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償乎否也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也

亡弟相貸　北史崔光韶傳光韶資產皆弟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

愚民不知　宋司馬光傳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苦非獨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

訟嫂負錢　**願王償債**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傳時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前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博至淮陽言負債數百萬願王為償王遣人

将黃金五十斤送博後又遣有司為博償債二十萬

一不經意　得毋重憂宋史蘇雲卿傳薪水有羡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　又吳瑛傳瑛視財物如糞土姊壻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毋得毋重憂名而焚其券

焚券一廚　出粟萬石南史顧覬之傳覬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覬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出文契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嘗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

債負四

原倍息鼂錯論貴粟疏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

屬責 周禮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之辭注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

增息歲什一 周禮泉府注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賣鬻以償 鼂錯貴粟疏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

將入青雲 北史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元理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

出錢償逋 宋史查道傳道性淳厚為大理評事有犯不校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己錢償之

家無餘財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家無餘財負債數十萬

秋熟還官 元史蓋苗傳苗為濟寧路單州判官有官粟五

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貰今民既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

施用其言

稗史張諫議師德建言有負官物而本非侵盜若艽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自償請因上慮因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檄下必辨

萬姓統譜宋虞賔以宣德郎知長洲縣屬歲大祲民無蓋藏部使者猶急宿負檄下曰必辨賔束文書不問

馬驚不進

括異志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宏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宏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蟇也

慨然棄索

萬姓統譜宋胡元質聞鄰有貧士夜哭乃鬻其女以償債與別也元質慨然棄索與之

債負五

增詩唐杜甫曲江詩曰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宋黄山谷詩曰未論功活人飽活不嘗得妻寒尚賓敬兒餓猶筆墨平生貸米家十輩來薄責囊無孔方兄面有陳蔡色

增疏宋韓琦諫青苗錢疏曰制置司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臣竊以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各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

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彦廣其說謂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近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鄙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户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

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為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賦一職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産業者但計所赢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彦疏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赢多少假令萬錢歲赢萬錢催一千赢五千催五百餘皆計利催什一若赢錢更少則

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寛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　又司馬光疏曰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

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

增論宋歐陽修原弊論略曰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蓄積之家也當其乏之時嘗假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

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户常盡取百頃之利也

乞假一

增禮記曰大夫祭器不假　又曰子婦不敢私假　又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韓詩外傳曰藍有

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仁義之事不可假乎萬乘之主獨不知假天下俊士與之為伍　史記平準書曰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音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地名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食縣官數歲假予産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　前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

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 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後漢書鄭興傳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

乞假二

增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韓詩外傳曰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 春秋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穀梁傳曰乞重辭也

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左傳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仲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

又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　韓詩外傳曰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令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左傳曰衞侵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衞人賞之以

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家語曰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史記孟嘗君傳曰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　王翦傳曰王翦將六十萬人伐荆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

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　陳丞相世家曰張負以女孫予陳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　古今注曰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史記滑稽列傳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

以賜乳母　前漢書朱買臣傳曰買臣隨上計吏為卒
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
上計吏卒更乞匄之　陳湯傳曰湯少好書博達善屬
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為鄉里所稱　後漢書曰和帝五
年二月詔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
得採捕不收其税　樊宏傳曰宏嘗欲作器物先種梓
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
焉　朱雋傳曰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

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僉君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舊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　郭林宗别傳曰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皋從師受業　天中記曰漢有人家富性儉嗇或從之求濟者不得已入内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説　世説曰晉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

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晉書阮裕傳曰裕在剡曽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　顧愷之傳曰愷之為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

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晉陽秋曰羅友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溫嘗責之曰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荆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禄溫雖以才學過人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　史緯沈約傳曰約少時孤貧丐於親黨得米數百

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　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懼乃止　新唐書郭震傳曰震字元振以字行與薛稷趙彦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歎駭

唐元稹杜甫墓銘曰甫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

子嗣業嗣業貧乞匄以給喪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　山堂肆考曰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為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嫦娥不辭便遂東山志臨老無人與唱歌　雲溪友議曰于頔鎮襄陽鄭大穆以書投之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膏澤于公依索數半與之　輟耕錄曰乞求蓋謂正

欲如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種得紅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宋史范諷傳曰諷為翰林侍讀學士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兖州罷籍彈諷既出兖州乃給言貧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　錢顗傳曰顗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　宋紀曰寇凖貶雷州李廸貶衛州始議竄逐王曽疑太重丁謂熟視曽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

耳蓋指曽嘗以第舍假凖也　東坡志林曰杜衍為相蔡襄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盍自奏其所欲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杜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　墨莊漫録曰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為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云望内翰一言為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祼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祼葬以矯世無物以濟

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吾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飢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别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宋史薛向傳曰御史陳洎行邊向諂洎云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

天下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從之

鄧綰傳曰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　王廣淵傳曰廣淵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　宋無唫𠴒集曰陳亮家貧辛棄疾帥淮時與談天下事歷言南北利害宿亮

於齋中亮思棄疾謹言必思其悮將殺我以滅口遂竊駿馬而逃月餘亮致書假十萬緡以濟食棄疾如數與之

乞假三

原借乘 假蓋論語有馬者借人乘之 晉書嵇康傳康與山濤書曰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增亦無幾求 何至自苦左傳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借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 役使千家 還請五輩史記酷吏傳寗成出

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又王翦傳始皇用王翦伐荆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

徒跣被髮

敝衣毀容

越絶書子胥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閭闔閭曰吾聞楚王殺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必經諸侯之邦以報其父仇此必子胥也乃名之　宋史張永德傳周太祖初為侍衛吏與永德父頴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迎其母妻詣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敝衣毀容儀居委巷中有賊過即邀乞馬給曰此卑田院耳賊即舍去由是免禍

愛護典籍

顏氏家訓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預貸俸錢

押史司門郎中王繕調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方為司戸參軍家貧祿俸不給毎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庫吏怨魯許

於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過實自某公何辜馬王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也

不知階級 豈有斗升 晉書張融傳融家貧欲禄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莊子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馬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慮有德色 幸分餘光 漢書賈誼傳借父耰鉏慮有德色 史記甘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也

遺馬貸錢 借騾償直 後漢書梁冀傳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

之冀大怒　元史同恕傳有里人借騾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為

幘墮几上　券投池中

世說劉慶孫在太傅府於時人士多為所搆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閒後以其性吝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明祝允明語怪濟瀆祠有大池凡欲假於神者禱而卜之神許則以券投池中良久銀浮水面如其數貿易則利加倍如期設祭歸其子本銀沒而券浮如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云

乞食五鹿　指米一囷

左傳晉公子重耳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三國志魯肅傳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

晉假羽旄

吳呼庚癸 左傳合諸侯於名陵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 又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與之折券 無復勝綿 金史時立愛傳立愛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饑發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 世說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逸少不節 杜篤無厭 世說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箋紙右軍檢校庫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顔氏家訓杜篤乞假無厭

持琴執板 輸粟汎舟 世說補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妓樂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

糴 左傳晉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魯公乞米 于頔買山 錦繡萬花谷王文正公得顏魯公乞米墨帖乃刻石以遺親友 雲溪友議符山人投襄陽于頔乞買山錢公與之仍加衣服

不受錢帛 更取單衣 晉書董京傳京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 又王戎傳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

乞假四

原辟假許田 春秋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辟假許田

內外不通 禮內外不通假借注別嫌疑也

增食鶩求餘 晉書劉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

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鵞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

何如卿兄 世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榼高二尺 杜陽雜編李可及乞假為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可及至舍見一中使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啓封皆實中也

當就仁祖 世說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曰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不為立傳 世說陳壽將為三國志謂丁梁州曰若獲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

歲取千匹 蜀志漢文帝時以鐵銅賜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疋故王孫富累巨萬億

鄧通錢亦盡天下

破魚得刀 陶潛搜神記錢塘杜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墓能出物 稗史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宴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焉焚其券夜往取之隨券所書一一可得宴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物於墓所使人坐守之入夜隱去神怪莫測

乞假五

增詩魏武謠俗詞曰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縿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晉陶淵明乞食詩曰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詞主人解余意遺

贈副虛期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危情欣新知懽言詠
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
相貽　唐杜甫從蕭隄覔桃栽詩曰奉乞桃栽一百根
春前為送浣花邨　又遊何将軍園林詩曰剌船思郢
客解水乞吳兒　宋黄山谷詩曰君不見公車待詔老
詼諧飢來索米長安街君不見杜陵白頭在同谷夜提
長鑱掘黄獨文人古來例寒餓安得野蠶成繭天雨粟
增雜文宋黄山谷題東坡字後曰東坡極不惜書然不

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

賤一

原釋名曰賤踐也卑下見踐履也　博雅曰賤卑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書曰明明揚側陋　詩曰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禮記曰宗

廟之祭賤者獻以散五升也　又曰問士之子長曰能典

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

曰未能負薪也　左傳曰蓽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

難為上矣　漢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
苴履　桓寬鹽鐵論曰諓諓者賤也　王符潛夫論曰
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
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貸財不足以合好力
勢不足以杖急懽欣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
廢踈矣漸踈則賤者逾自嫌而引退貴人逾務黨而忘
之夫以逾踈之賤狀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
為摧傷也　論衡曰命賤從貴位自危　宋東萊子曰

居賤惡勞禍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自投於禍也君子以為勞者賤之常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之矣　又曰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　明方正學曰有土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則屈為僮隷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道業則𡰥乎恒人而搢紳大儒多興於賤宗

賤二

增論衡曰夏后孔甲田於東萯山天雨晦冥入於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轑斧斬其足卒為守者　史記曰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説湯　論衡曰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　史記曰殷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説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説於傅險中是時説為胥靡築於傅險

胥靡 聯繫相從 復役囚徒之名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　論衡曰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尸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　左傳曰齊侯使管尸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受下卿之禮而還　史記曰晉獻公既擄百里奚為秦穆公媵於秦　左傳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

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注毋賤則其子無威也又曰魯叔姞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即叔孫婼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　戰國策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蔆夫地名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困飢困故乞食於吳市　國語曰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晐音該備

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　戰國
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
策曰齊宣王見顔斶左右謂斶曰今夫士之高者乃稱
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
又曰齊人有馮煖者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
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
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史
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樓臨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
原君美人樓上臨見大笑之躄者至平原君門曰士不

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疲癃之疾君之後宮臨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不殺歲餘賔客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曰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乃去耳　揚子雲曰秦之士也賤　史記蒙恬傳曰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　漢書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史記樊酈滕灌列傳曰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　公孫弘卜式傳曰

卜式拔於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版築飯牛之朋矣　宋蘇洵曰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之中　漢紀曰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才大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　後漢書吳漢傳曰漢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

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為業往來燕薊間　稗史曰孔嵩字仲山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阿里街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嘗與子俱曳長裾游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豈為鄙哉式敕縣令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三國楊俊傳

曰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　晉紀曰陶侃都督荊州諸參佐有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悉加鞭扑曰摴蒱者牧豬奴戲耳　晉書皇甫謐傳曰陽城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我我迎送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所安也　南史宋高祖本紀曰高

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褥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　彙苑曰王顥與唐太宗有舊帝微時嘗戲顥曰王顥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顥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名其三子皆授五品顥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官更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唐紀曰張元素出自寒微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其門户元素深以

為恥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一無所隱　唐書裴子餘傳曰子餘為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户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温奏籍為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户以恩原為番户且令又子孫可抑為賤乎　陸羽傳曰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絶後嗣得為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墁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畫牛背為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若

成誦狀師拘之令雜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柰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為優人作詼諧數千言　五代史朱守殷傳曰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　山堂肆考曰宋韓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韓潑五　宋紀曰徐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

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　遼史蕭博諾傳曰博諾幼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常見博諾熟寐有蛇遶身異之教以讀書　元史阿爾哈雅傳曰阿爾哈雅嘗躬耕舍耒歎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　明紀編年曰張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初為鹽場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夾帶私鹽緣為姦利　一統志曰明王珪合肥人少為淮西廉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

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為耳

賤三

增吹簫 負鈸 史記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金崔立傳立少貧無行會為寺僧負鈸

餅師 鞍兒 唐陳敬瑄傳敬瑄少賤為餅師 金布薩安貞傳楊安國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

滌器 操舟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 唐南齊雲傳齊雲少微賤為人操舟

賣屨 結襪 晉紀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屨為業好樗蒲為鄉里所賤 漢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

曰吾襪解顧謂釋之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

原樂道而忘妨貴為逆 文子樂道而忘賤 左傳賤妨貴所謂六逆

增以為君子此皆聖人 晏子晏嬰之晉至中年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荅曰吾越石父也為人臣僕於中年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人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 韓非子說難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

敬兒擔水魏勃埽門 南史齊張敬兒傳敬兒家貧每休暇輒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擔水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

髡鉗

為奴 賃舂居廡前漢書季布傳項籍使布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布匿濮陽周氏周氏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司馬遷曰季布為朱家鉗奴後漢梁鴻傳鴻家貧而尚節介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 蒼頭稱異 漆工見奇晉熊遠傳遠祖翹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黄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後漢申屠蟠傳蟠字子龍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貍乳鸇覆 狗盜雞鳴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貍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為頃公宋王安石讀孟嘗君傳孟嘗君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 嘗黥作卒 但乞為奴五代東漢世家劉崇

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

唐杜甫哀王孫詩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

趙岐賣餅　灌嬰販繒

後漢書趙岐逃難江淮間匿名賣餅北海市中山堂肆考灌嬰睢陽人以販繒為業

執籥秉翟　屠牛盜驢

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注衛之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故作是詩　五代前蜀世家王建字光圖為人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

得免笞罵　無所因階

漢衛青傳青為所生父鄭季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　論衡卯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為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

屠狗為生　織屨以給

五代史唐景思傳景思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　漢翟方進傳方進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給事太守府為

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

東山狗鬬　南園犬嘷

北史魏收傳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獮猴與狗鬬帝寵狎之　宋紀趙師羿諂附韓侂胄無所不至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羿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視之乃師羿也

飯牛車下　牧豕澤中

漢鄒陽傳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甯戚飯牛車下　後漢書吳祐傳祐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

少依李讓　幼賣劉餻

五代南平世家高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　元羊仁傳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為劉餻家奴後獲為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不覺屈膝

乃欲伸眉 宋紀許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尤甚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態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改同知樞密院事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向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

尚有餘臭　竊所不取 南史到溉傳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民二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 後漢郭憲傳憲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台仲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往教之義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

令相東作　速反蒠肆 明人物志唐杜荀鶴本牧之子牧嘗鎮秋浦妾有孕妻逐之以嫁長林鄉農杜筠而荀鶴生七歲家人令相東作荀鶴怒曰吾

豈耕夫耶　梁呂僧珍傳僧珍爲南兗州刺史兄子宏以販葱爲業僧珍既貴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

尚書由竇　**公子引車**　宋紀韓侂冑常值生辰羣公畢集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閘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稱爲由竇尚書　史記侯嬴謂信陵君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非世家不名　**與大諫同名**　晉光逸傳逸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胡母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名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名非不舉也　宋紀程松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韓侂冑名之曰松壽侂冑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

布爲酒家保

憲乃牛醫兒 漢欒布傳布梁人窮困賃庸於齊為酒家保 後漢書汝南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

賤四

原白屋 白帖周公下白屋之士 馬𩧢 又蘇秦先貴張儀來謁坐於馬𩧢而食之 增

守磨 山堂肆考晉魏舒先遲鈍雖叔父猶不知之使守水磨舒亦不以介意 甕牖繩樞 史記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 若為傭耕 又陳勝嘗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 責讓主人 後漢梁鴻傳鴻家貧牧豕上林苑中曽悞遺火延及他舍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

而稱鴻長者

丁君十紙 顏氏家訓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洒削販脂 史記貨殖傳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如淳注削洗謂作刀劍削也

晉國大駔 後漢郭泰傳段干木晉國之大駔注牙儈狡捷者曰駔

求盜亭父 山堂肆考漢任安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家於武功代人為求盜亭父按亭父即亭卒也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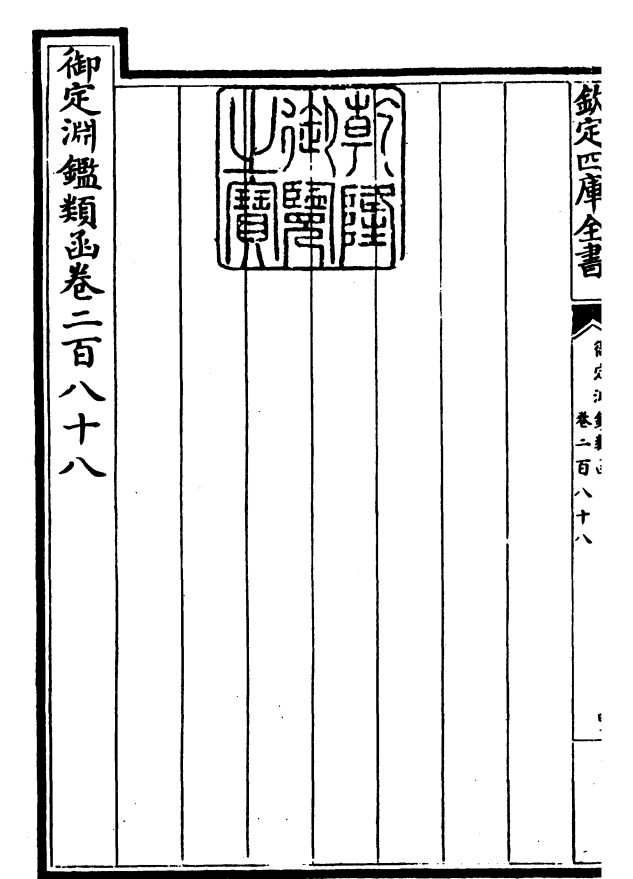
賤五

增詩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飊塵何不策高足先

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齊甯戚飯牛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衣單布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唐盧照隣詠史詩曰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為臺隷灌園變姓名　儲光羲詩曰野老本貧賤冒雨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　高適留别洛下諸公詩曰蹇質蹉跎竟不成年過四十尚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後名

增賦漢禰衡鸚鵡賦曰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

增書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九九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章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九

人部四十八 隱逸

隱逸一

增易曰龍德而隱者也　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原又曰天地閉賢人隱　增又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又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又曰肥遯无不利　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

寤言永矢弗諼　原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增書曰君子在野　禮曰君子隱而顯

原又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增漢東方朔傳曰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三國志管寧傳曰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遯俟時而動　晉謝安傳曰恬居塵外高謝人寰嘯詠山林遊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凌霞之舉　宋纖傳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　晉書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

之謂也出則允釐世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　南史孔淳之傳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不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北史曰古之所謂隱逸者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　唐王績傳曰鳯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　元史隱逸傳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　老子曰道隱無名　原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

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避世之人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增荀子曰隱於窮簷陋屋三公不能與之爭名　黃石子曰君子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楊子曰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

抱朴子曰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

之間而萬物化為埃氛怡顏豊柯之下而朱户變為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蓼泰爾有餘歡於無為之埸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噓氣居平味淡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　漢黄憲外史曰士不遇于時而佯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甘於八珍敝裘麻屨逸於五乘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為恥矣　晉嵆康養生論曰清虛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

故忽而不營　唐陳子昂曰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平俗不可得而問時士不可得而見高眠終古一笑昔人又曰芝桂為伍麋鹿同曹軒裳鐘鼎如夢中也　韓愈曰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　皮日休曰倨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揺其心榮辱不可動其志桎梏冠冕泥滓禄位　又鹿門隱書曰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又曰鵷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鸜鵒常見小人哺焉噫君子

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明方孝孺曰有得乎道者内不汩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處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卿相之位

隱逸二

原莊子曰黄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㝢參乘塗遇牧馬童子黄帝曰異哉請問為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内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乘日之車遊

于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遊六合之外為天下者予奚事焉夫為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黄帝再拜稱天師而退　魏隷高士傳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天地之間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　又曰石戸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戸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返

又曰伯成子髙者唐虞之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

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增晉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

者實之賔也吾將為賔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濵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之告以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原魏隷高士傳曰壤父者堯時人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徳也壤父曰吾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增
史記老子傳曰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
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
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
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
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
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
與汝偕隱遂隱而死　荊楚歲時紀按東方朔瑣語曰

晉文公時介子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其木為履曰抱香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足下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謂婦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

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嵇康高士傳曰顔闔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以幣聘焉闔方布衣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顔闔家耶曰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誤而遺使者羞使者反復求之闔乃鑿坯而遁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者楚人也逃世耕于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著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

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　又曰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又曰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釡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　又曰曾參字子輿魯哀公賢之致邑

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　嵇康高士傳曰亥唐者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公與亥唐坐有間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皇甫謐高士傳曰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絶跡

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獨全　原魏隷高士傳曰段干木遊西

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垣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段干不移勢利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　又曰莊周為蒙縣漆園吏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之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楚有神龜死三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後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

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袁淑眞隱傳曰鬼谷先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寸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哉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

蓋所居然也　又曰鶡冠子隠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絶　魏隷髙士傳曰閭丘先生時齊宣王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税先生獨不謝曰願得壽得富得貴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賑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　増漢書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

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召之不至　皇甫謐高士傳曰東郭先生者與其友梁石君俱修道隱居不仕曹參為齊相范陽人蒯通為參客入見參曰婦人有夫死三日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賢士也今隱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禮之參致禮聘二人終亦不仕　原魏隸高士傳曰田生莞牀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

增嵇康高士傳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文帝時宋忠賈誼為大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巫醫試觀卜肆中見季主閒坐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今何業之卑何行之汙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埶相導以利所謂賢者乃可羞耳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刼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之道也卜之為業所謂上

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為羣公等喁喁何知長者二人忽

忽不覺自失　皇甫謐高士傳曰成公者自隱名嘗誦

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

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

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

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虖薰

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

而出莫知其誰　又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屈而終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後漢書周黨傳曰王莽竊位黨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横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

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王霸傳曰霸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絶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疾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户連徵不至　謝承後漢書曰龍丘萇吳郡人隱居太山以耕稼為業公車不應徵更始時任延年十九為郡東部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為主簿自請萇為門下祭酒教曰龍丘先生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灑掃其

門猶懼辱之何召之有　後漢書嚴光傳曰光武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廹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

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原魏隷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貫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韁鏁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於家　又曰鄭仲虞不仕漢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為上世君令臣得

為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尚書

增後漢書梁鴻傳曰鴻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皇甫謐高士傳曰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傲世不能與俗人為羣郡名始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于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于孝廉皆訢所不用也府君異之遂不敢屈　又曰任棠字季卿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龎參

為漢陽太守就家候之棠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孫兒伏户下參因曰棠是欲諭太守也水欲太守清也拔一本薤欲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户者欲太守開門恤孤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後漢周勰傳曰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絶人事巷生荊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

緦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為知命　徐穉傳曰穉常為太尉黄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㑹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王符傳曰符字節信少好學有志操隱居著書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還家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法眞傳曰順帝西巡田羽薦眞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君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

自隱絶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姜肱傳曰肱字伯淮中常侍曹節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濵再以元纁聘不就　申屠蟠傳曰太尉黄瓊辟蟠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

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龐公傳曰龐公居峴山之南未

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龎公笑曰鴻鵠巢於髙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

藥不返　皇甫謐高士傳曰任安少好學隱居不營名利時人號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無爭遂終身不仕　又曰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就王莽末隱於南山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脩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使人齎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謝使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

深山罻閵矍然不敢强屈　北海耆舊傳曰公沙孚字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三國志諸葛亮傳曰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先主屯新野徐庶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黄初中寧逆

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甞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甞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三國志管寧傳曰時鉅鹿張臶潁川胡昭亦養志不仕臶少游太學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灾復異者郡累上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

承前致版謁稱毓敎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卒時年一百五歲胡昭始避地兾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晉書孫登傳曰登字公和隱居百泉山文帝使阮籍往觀既

見與語不應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
歎息將别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
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
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
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　范喬傳曰喬字伯孫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
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
稟德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内奥安貧樂道棲

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彦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 劉伶傳曰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産有無介意常乗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董景道傳曰永平中景道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娯毒蟲猛獸皆繞其旁 皇甫謐

傳曰謐沉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元晏先生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　孟陋傳曰陋字少孫少而貞立清操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娯口不及世事未曾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髙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

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譙秀傳曰秀少而静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絶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敝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　郭翻傳曰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家於臨川不交

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
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
翻曰人性各有所短馬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
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
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劉驎之傳曰驎之好
游山澤志存遯逸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為長史驎
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
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

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驎之於内自持濁酒蔬菜供賔冲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楊軻傳曰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賔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

公孫永傳曰永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踰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　張忠傳曰苻堅遣使徵忠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

尚父之況非敢竊擬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乃以安車送之

祈嘉傳曰嘉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錙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

瞿硎先生傳曰先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為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

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　謝敷傳曰敷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郄愔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世說曰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續晉陽秋曰逵兄遂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　又曰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

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原又曰郄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在剡如入官舍又為傅約亦辦百萬傅隱事差互故不果　增晉書鄧粲傳曰粲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别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

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　陶淡傳曰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王隱晉書曰王長字文德少以才學知名放蕩不羈州郡辟為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而坐齧胡餅食之刺史知其不出乃

禮遣之於是閉門自守不交人事　晉書陶潛傳曰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静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其自序如此　桓玄傳曰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
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
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　南史宋
戴顒傳曰顒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以父不仕復
脩其業父善琴書顒與勃並受琴於父中書令王綏常
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
答綏恨而去桐廬縣多名山兄弟游之因留居止勃卒
顒出居吳下吳下人士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

少時繁容有若自然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衆以此多之　宋書宗炳傳曰炳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周續之傳曰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

飢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　王宏之傳曰元嘉四年徵宏之為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宏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宏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南史孔淳之傳曰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及還乃不告

以姓 劉凝之傳曰凝之攜妻子泛江河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跡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宗彧之傳曰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 雷次宗傳曰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諸生百餘人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鍾

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朱百年傳曰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　關康之傳曰特進顔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席松葉枕一白石而臥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漁父傳曰太康孫緬為潯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淩

波隱顯有漁父焉神韻瀟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耶緬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覩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黄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髙葢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㴩㴩相忘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枻而去 南齊書褚伯玉傳曰伯玉在山三

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滅景雲棲抗髙木食有年載矣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僧達答曰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勑於

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南史明僧紹傳曰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徳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顒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　庾易傳曰易性恬静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

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安西長史
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硯白象牙筆并贈
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
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南齊書宗測傳曰測往廬山止
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
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
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
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卒不交

言　南史沈麟士傳曰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為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遊吳興因古墓為山地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

東海死耳不忍受此縣劓永乃止　南齊書徐伯珍傳曰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卬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户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　南史何點傳曰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

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梁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名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為侍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病不起　何允傳曰梁武帝踐阼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諭意允謂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不能答允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耶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

允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梁書阮孝緒傳曰天監十二年孝緒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耶

南史劉訏傳曰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一造孝緒即神交焉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

攜故都下謂之三隱　陶宏景傳曰梁武帝手勅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北史李景儒傳曰景儒字昭徽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為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髙尚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公蔑如　張文詡傳曰文詡

灌園為業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閒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　新唐書王績傳曰績有田十五六頃在河渚間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

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朱桃椎傳曰桃椎淡泊絶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為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　田游巖傳曰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帝營奉天宫游巖舊宅直宫左詔不聽毁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武攸緒傳曰攸緒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

南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㯰杯麈皆流積不御也市田頴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銷耆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李白傳曰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自驁放不自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飲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常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溫造傳曰造嗜書少所降屈不喜為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慨然有髙世志　石洪

傳曰洪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荅烏重允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允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為我來耶　秦系傳曰系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徵辟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　宋史陳摶傳曰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為樂自言常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髙尚之士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歷二十餘

年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賜號希夷先生　种放傳曰放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為廬僅庇風雨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絶止食芋栗多為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咸平六年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

魏野傳曰野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絶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　林逋傳曰逋字君復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臨終有茂陵他日求遺槀猶喜曾無封禪書

之句仁宗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　山堂肆考曰郭延卿隱居水南時年八十餘矣一日西京留守錢文僖公率僚屬訪之去延卿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至門延卿道服坐談遂進陶尊果蔌對花小飲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幕下尹洙揖而告曰留守錢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顧野人更舉觴相向文僖欣然進數杯日入而去　蘇軾方山子傳曰方山

子遁光黄間棄車馬毁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髙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黄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聳然異之　宋史徐中行傳曰中行晚年教授其友羅適以遺逸薦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

命輙淚下一日去之黄巖會親友盡毁其所為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　譙定傳曰定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

杜生傳曰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且問其故笑

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嘗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耳　順昌山人傳曰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蘇雲卿傳曰雲卿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凾金幣屬豫章帥及

漕曰余鄉人蘇雲卿遁跡湖海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
偉節非折簡能屈必親造其廬為我致之比帥漕密訪
物色有灌園蘇翁者乃屏騎從更服入其圃翁運鋤不
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
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
蘇雲卿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鄉里起而
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
上雲卿勿顧詰朝二客遣使迎伺排闥入則書幣不啓

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金史趙質傳曰質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　辛愿傳曰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有詩云黄綺暫來為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眞處士語也　元史特穆爾達實傳曰初巴延議罷科舉特穆爾達實時在參議府

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為太優特穆爾達實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　實默傳曰默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敎授世祖在潛邸遣詔之默變名姓以自晦　杜本傳曰本隱武夷山中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名為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

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　明宋濂竹溪逸民傳曰竹溪逸民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當明月髙照水光瀲灔逸民輙腰短簫乗小舫蕩漾明月中簫聲宛轉若龍鳴簫已逸民扣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柰何白鷗起兮衝素波見之者歎曰是誠

世外人也　劉基傳略曰基以誠意伯歸隱山中惟飲酒弈碁口不言功守令求見皆不得令微服為野人求基基方濯足令固從之因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因別去其後終不得見

劉基獨冷先生傳曰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於巾山之下居焉樹以柔木有泉一泓躋高岡而景焉坐於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諠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日獨永牧人聆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

者哉明日欵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久矣因目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　楊維禎小傳曰維禎避地富春山張士誠累招之不往又忤達識丞相自蘇徙松築元圃蓬壺於松江之上海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屨殆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橫飛鉛粉狼籍或帶華陽巾披鶴氅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賓客皆蹁躚起舞以為神仙中人也　又顧德輝字仲瑛別名阿瑛淮張據

吳避隱嘉興之合溪母喪歸綽溪張氏再辟之斷髮廬墓誦大乘經以報母自稱金粟道人　又王蒙字叔明畫山水師巨然得外氏法然不求妍於時為文章不循矩度頃刻數千言可就隱於黃鶴山自號黃鶴山樵　又袁凱字景文華亭人自號海叟歸田後每背帶方巾倒騎烏犍往來峰泖間好事者圖以入畫賦白燕詩最工人呼為袁白燕　又韓奕字公望絕意仕進與王賓友善偕隱於醫建文初姚善守吳造請之公望不踰中

門於布簾內答云不在一日伺賓在掩入其室公望走楞伽山善隨至則泛小舟入太湖善太息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姚廣孝序其詩曰公望雖居市廛如處巖壑國初吳中高士以賓與公望為稱首　又沈周字啓南長洲人景泰間郡守以賢良應詔筮之得遯之九五乃決意隱遯耕讀於相城里所居曰有竹莊修間居奉母之樂先生風神散朗骨格清古碧眼飄鬚儼如神仙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彝鼎充牣錯

列户屨填咽賓客牆進撫玩品題笑談移日興至對客揮灑煙雲盈紙畫成自題其上頃刻數百言風流文翰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之盛蓋莫過之者　又曰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人問其邑里曰我秦人也甞棲太白之巔故稱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之親支有托而逃也風儀秀朗蹤跡奇譎元巾白袷以鐵笛鶴瓢自隨善飲酒好談論所至傾動其士大夫甞西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遂棲遲不去費宏罷相訪之南

屏山寺中值其晝寢就卧内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謝費出語人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也

隱逸三

原採薇　賣藥

史記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　後漢書韓康傳康嘗採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灞陵山中

露寢　窟居

皇甫謐高士傳焦先字孝然常結草為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後野人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晉書孫登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于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

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

牆東 竈北 後漢書逢萌傳王君公儈牛自隱時人為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又向栩傳栩好被髮著絳綃頭常于竈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

蔣徑 蘇門 嵇康高士傳蔣詡字元卿王莽為宰衡詡稱病歸杜陵荊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謝靈運詩惟開蔣生徑 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五帝三王之義不聽乃對之長嘯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

鼓刀 抱甕 魏公子列傳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又曰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 嵇康高士傳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見丈人為圃入井抱

㲉而灌用力甚多子貢曰有機于此後重前輕曰桔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曰聞之吾師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胷則純白不備子貢愕然慚不對

外臣　增

逋客　南史明僧紹傳帝謂僧紹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絶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為榮焉　山堂肆考逋客避世之士也北山移文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又隱者曾為朝廷禮聘而不起者謂之徵君一曰聘君

原

蝸廬呻吟　增

蟻陂漁釣　魏略焦先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搆火以自炙呻吟獨語裴松之云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先作圜舍形如蝸斗蔽故謂之瓜牛廬　山堂肆考東漢鄭敬字次都隱居蟻陂之陽以漁釣自適

原

吳市門卒　增

伊川田父　後漢書梅福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

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後有人見福于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山堂肆考唐郤純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號伊川田父

結廬北渚　灌園東湖

唐書王績傳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眞徙與相近　宋史蘇雲卿傳詳上隱逸二

時稱二逸　世目三高

遼史耶律固納傳固納與烏里特部人蕭斡友善斡謂固納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簞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歉焉固納然之時稱二逸　五代史鄭遨傳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實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為逍遙先生

柴車草屩　髽髻布袍

南史何點傳點父素有風疾無故殺點母

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絕婚宦雖不入城府然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自高無所與屈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允為小隱士　明黄姬水貧士傳王賔士仲光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其面終身獨居無妻子髽髻布袍游行市中家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羣兒隨焉郡守姚善往謁衡門賔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姚少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盥掩面而走

坐帳無鶴　米桶有人

庾信小園賦坐帳無鶴支牀有龜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輟耕錄呂徽之常逃名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聞閣中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勿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之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歎服問其姓氏不答皆訝曰嘗聞呂處士名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刺船而去遣人尾其後識之雪晴

往訪馬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未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試問黴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至彼果見之告以候謝之意隅溪謂曰諸公先至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酒至盡歡而散翼旦躡其蹤則先生已遷矣

追逐雲月　左右琴書

元史金履祥傳德祐初以廸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勿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淡如也　北史隱逸傳序曰狎玩魚鳥左右琴書

披裘釣澤　杖策入山

後漢嚴光傳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　隋書徐則傳則精于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

洗耳拭目　裂冕掛冠

高士傳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聞貪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　唐駱賓王疇昔篇掛冠裂冕已辭榮南畝東皋事耕鑿賓階客院常疎散蓬徑柴扉終寂寞自有林泉堪隱棲何必山中事邱壑

茂松清泉　丹崖青壁

新唐書潘師正傳師正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　晉書宋纖傳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五粒松脂　兩部鼓吹

五代史鄭遨傳遨見天下已亂

有拂衣遠去之意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　南史孔珪傳珪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凭几獨酌傍無襍事門庭之内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雲溪醉侯　烟波釣叟　宋史种放傳放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　唐書張志和傳志和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輕世肆志　抱道懷真　史記魯仲連傳田單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三國志魏明帝詔青州刺史曰管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

隱形天外　獨行野中　三國志吾粲傳粲還會稽太守台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

詣架敎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凰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于天外潛鱗于重淵者哉　唐書陸羽傳羽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人謂今接輿也

麻衣草屨　蓬戶簞瓢

宋史南安翁傳漳州陳元中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密茂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　三國志秦宓傳宓答王商書曰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顔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于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于九皐安身為樂無憂為福

結屋城南　築室市隱

姓譜明施德華性樸素能詩洪武中有司以明經累薦不就結屋數楹于郡城南自號城南小隱　明劉基市隱齋記賈君性之居

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闌闠中集古今圖書以為燕遊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覩車馬之塵不深其宮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

號賜冲退　名錫中庸　宋史張𧩙傳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　元史張特立傳特立歸田里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邱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

山潛水杳　鶴唳雞鳴　宋史蘇雲卿傳張浚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　孟浩然宿天台桐柏觀詩緬尋滄洲趣近愛赤城好捫蘿亦踐苔輟棹恣探討息陰憩桐柏采采弄芝草鶴唳清露垂鷄鳴信潮早願言解纓紱從此無煩惱

負琴攜壺　種花釀

酒 宋史种放傳放幅巾裋褐負琴攜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　又吳瑛傳瑛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

游龍隱鳳　化蝶翔鯤 宋謝靈運逸民賦其見也則如游龍其潛也則如隱鳳　陳江總莊周頌玉潔蒙縣蘭薰漆園丹青可久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外翔鯤出俗靈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此籠樊

緝葉自蔽　鑿穴為居 唐書朱桃椎傳桃椎結廬山中夏則贏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為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　後漢書臺佟傳佟隱于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自給

竹溪六逸　吳江三高 新唐書李白傳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

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小學紺珠吳江三高范蠡張翰陸龜蒙

騎牛帶瓢 唐書史德義者居虎邱山騎牛帶瓢出入壓野高祖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歸

席松枕石 南史闞康之傳康之字伯愉詳隱逸二

松牕蓬戶 姓譜宋胡嶧姿稟純慾恬于榮利與方惟深林處為忘年交所居松牕蓬戶人目為隱君子步趨言動皆有尺度

疏圃蘭堂 陸雲逸民賦曾丘翳薈穹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疏圃于芝薄即蘭堂于芳林靡飛飈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

常蓄兩鶴 史綽林逋傳逋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蓄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逋時時泛小艇游西湖諸寺惟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棹而歸蓋嘗以鶴飛為客至之驗云

時乘一騾 魏書眭夸傳夸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居

司徒奏徵李為其郎中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師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浩遂投詔書于李懐李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桃簡浩小名也浩慮李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李騾内之廐中冀相維縶李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

驅豕不顧　祝雞有名

冊府元龜孫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牧豕于大澤中以養親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黄琬特辟不行終于家　獨異志尸鄉有祝雞翁善養雞皆有名販賣雞卵獲億萬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乘虛入冥　挫廉逃名

後漢書矯慎傳慎字仲彦少學黄老隠遯山谷汝南吴蒼遺書曰仲彦足下勤處隠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黄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　世說蔣元卿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

潁陽

洗耳　箕山扇風　後漢書逸民傳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孤竹長饑羞食周粟　隋書隱逸傳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

藏名台岳　結架巖林　隋書徐則傳晉王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名之曰先生恍性冲元怡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　魏書馮亮傳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棲遊之適

蓬蒿滿宅　竹樹繞居　世說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三輔決錄曰仲蔚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梁書阮孝緒傳孝緒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遶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為名流所欽尚如此

奕拈一子　樓築三層　世說蘇養直隱

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于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梁書陶宏景傳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宏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侍于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卜築東澗　教授南山　梁書劉訏傳訏善元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于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　後漢書馬融傳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

門栽五柳　庭蒔七松　南史陶潛傳潛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　山堂肆考居鄭薰字子溥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後告老號所居為隱巖蒔七松于庭自號七松居士

春韭秋菘　天梳日帽　梁吳均齊春秋周顒隱居鍾山衛將軍王儉謂顒曰

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釋史唐隱君子田游巖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于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耶游嵓歎而答曰天梳日帽他復何需

氣高瓊岳 志凌青雲

梁簡文何先生志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圃身與席珍既游慧水兼引法輪後漢書逸民傳若伊人者志凌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為哉

蘆花織被 松子為餐

元史蘸爾約蘸哈雅傳蘸爾約蘸哈雅還江南賣藥于錢塘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元帝與劉智藏書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光于馮翊周黨傳芳于太原松子為餐蒲根是服

豹

席㯋𢊍　茶竈筆牀　唐書張志和傳志和始名龜齡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㯋𢊍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又陸龜蒙傳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台不至

依巖結宇　即林成樓　魏書鄭修少隱于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跡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元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　慎蒙山棲志何允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還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棲因巖為堵别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

給河東酒　賜曲江魚　北史周韋敻志尚忙簡淡于榮利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明帝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遥

公姓譜翁洮字子平退居不仕僖宗遣使徵之不起作枯木詩以答詔僖宗復遣使以曲江魚賜之宋理宗追謚為善慶公

俱遊五嶽　何假百城後漢書向長傳長字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不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志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魏書逸士傳李謐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卻埽

漱石枕流　棲丘飲谷世說孫楚年少時欲隱語王濟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南史宗少文傳武帝辟少文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

琴書與友　聖賢為師晉書戴逵傳謝元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

達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　宋史蔡元定傳子沈字仲默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沈不屑就

欣玩水石　眷戀松筠　南齊書明僧紹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　又宋測傳測答豫章王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居士耐辱　園丁最閒　唐書司空圖傳圖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瞶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自目為耐辱居士　明席帽山人王逢小傳至正中臺臣薦之稱疾辭避亂于淞之青龍江復徙上海之烏涇

築草堂以自居自號最閒園丁

山南山北　困閑困開　後漢書法真傳真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欲以功曹相屈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　晉書劉驎之傳驎之好遊山澤志在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

泉石膏肓　花木僚友　唐書田遊巖傳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山堂肆考宋方孚若有隱操新居成劉后村賀以詩曰按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即事權

韜面被中　棲心天外　後漢書姜肱傳肱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

其形狀肱臥于幽暗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晉書索襲傳襲不應州郡之命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返澹嘗曰先生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黙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淺以過也

荷擔入蜀　乘船歸吳　晉書董養傳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南史何求傳宋除求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于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一小船逃歸吳隱武卯山

巾褐山水　枕帶林泉　宋史代淵傳淵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史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　北史韋敻傳周文帝聞敻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敻對玩

琴書蕭然自逸

一舉八薦 五辟三徵 晉書范喬傳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一無所就 虞般佑高士傳劉兆字延世公府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慕道潛事述作數十年不出門

鏈跡民伍 擊壤聖朝 山堂肆考唐孔巢父少力學永王璘稱兵江淮辟巢父為幕府不應

鏈跡民伍 宋書王宏之傳王敬宏為吏部尚書奏曰前員外散騎常侍瑯琊王宏之恬漠卯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貞于卯園

馳山獵草 釣月耕雲 南史翟法賜傳法賜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棲身幽岩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 山堂肆考宋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俱

有盛名從胡瑗遊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名至問曰
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
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淮陽一老　東甌二徐

天中記漢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謂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宋史徐中行子庭筠鄉人宗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遯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

買石載鶴　伐薪汲泉

宋史張愈傳愈六名不應喜弈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　山堂肆考邢和璞曽居終南山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都是名士

猿啼庭下　鶴叫籠中

天寶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于庭下謂之報時猿　尚書故實顧况志尚踈逸

有時窂招致之況以詩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是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

顧禄位如錙銖　視軒冕若糞土　宋史宇文之邵傳之邵字公南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禄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冨貴如土芥今於公南見之矣　史緯宋松江漁翁傳翁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

太白山人學宗老氏　玉巖居士裔自陽城　宋史陽孝本傳孝本學博行高隱于城西通天岩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馬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戲以為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為陽城之裔故軾詩有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　姓譜明孫一元眉宇炯炯魁岸獨立嘗讀老氏書至專氣致柔之語委心其學辭家入太白山守中致虚因以太白山人自號

樓環堵

之室苔草沒堦　隨杞柳之陰蒹葭為席　世說江湛舉王景元為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因與湛告絕足不踰域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堦　晉周斐汝南先賢傳鄭敬居于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兀坐于陂側以蒹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

嶺上雲多不礙仙家之日　屋頭山滿還通道者之溪　唐李義山詩壺中別有仙家日嶺上猶多隱者雲　錦繡萬花谷遂珪詩曰種竹五七箇結茅三兩間稍通溪上路不礙屋頭山黄葉水去住白雲風往還生涯只此是道者少機關

躡綺皓之遐蹤棲遲巖竇　甘山林之杳靄從倚衡門　宋史种放傳上遣內侍任文慶齎詔諭之曰卿棲身巖竇屏跡囂塵躡綺皓之遐蹤有曾顏之至行特舉貢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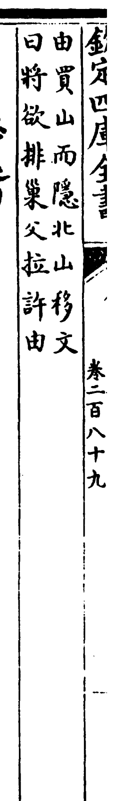
之典果無前習之心　黄姬水貧士傳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好學不厭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靄遁尺衡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

郭文舉之居山獸不入屋　顧景怡之出戶鳥亦依人

晉書郭文傳文字文舉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　世說顧長孺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喚鐵高休豈有驚猿怨鶴　買山支遁自難拉許排巢

王氏彙苑隱士高休居太白山上有白雲亭客至則擊片鐵其聲清遠山中鳥獸聞之羣集亭下以為戲號為喚鐵　孔稚圭北山移文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卬山深公曰未聞巢



由買山而隱北山移文
曰將欲排巢父拉許由

隱逸四

原湛冥 前漢書王吉列傳序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注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元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沈

增 **種瓜** 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

鶴企 晉書郭瑀傳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元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德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

隱侯 盧元明緱山記漢王元弈者隱於緱山景帝每徵不屈遂就山而封侯因以為

名宋亮濉山詩王弈拜隱侯

瓶隱 山堂肆考申屠有厓放曠雲泉常攜一瓶一日躍身入瓶中時號瓶隱

鶴頭書 誠齋雜記鶴頭書古人用之以招隱士

蜘蛛隱 金樓子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歲月耶即挂冠而去人謂蜘蛛隱

奪牛翁 後漢書韓康傳康遯入霸陵山中桓帝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

原土室四周 後漢書袁閎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

增**三葉肥遯** 王僧虔吳地志戴勃字長雲譙

國鈺人父散騎常侍逵字安道弟子常侍國子祭酒顒並高蹈俗外三業肥遁為海內所稱

就山存問　宋史种放傳祥符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齎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

南山三友　宋史高懌傳懌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沉淪草澤冦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

山人索價　韓愈與盧仝詩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指李渤也

五斗先生　唐書隱逸傳王績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

尋陽三隱　宋書周續之傳續之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遯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一瓢掛樹　錦繡萬花谷許由居箕山惟有一瓢酌水掛于

樹枝風吹齡鳴以為煩擲去之

逸情雲上 後漢逸民傳贊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往

柴門灌園 晉書氾騰傳騰去官還家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

妻梅子鶴 山堂肆考宋林逋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儒學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于山構梅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為處士無家妻梅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構鶴亭以配之

棄鱗養角 南齊書高逸傳贊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大山小山 南史何允傳初允二兄求點並栖遯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為大山允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跡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白衣尚書 梁書何允傳高祖勅給允白衣尚書祿允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允又不受

林下神仙 天中記張

令問本唐興人隱居不仕與杜光庭詩曰試問朝中為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壺美酒一爐藥飽聽松風白晝眠

池魚呼名 山堂肆考盧渡世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以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

何減驃騎 世說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荅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充字幼道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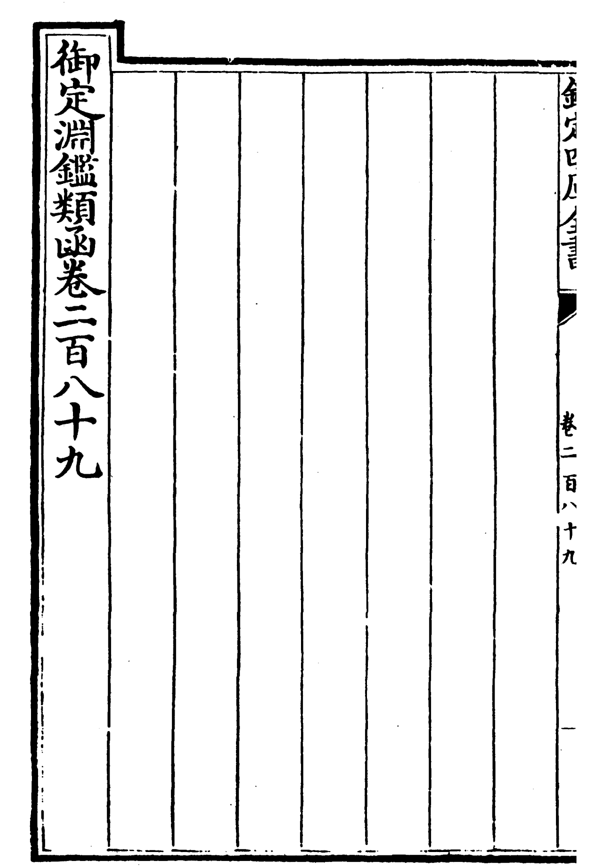
煉食雲母 列仙傳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煉食雲母隱于五柞山至夏啓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羽化而去

虎渡龍洲 山堂肆考宋張景荊州府公安人仁宗名問曰卿在江陵地有何景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曰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雲子飯嫩冬瓜煮鼈裙羹

六逍遙館 清異錄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

止稱前進士

五代史梁震唐末登第聞平間歸蜀過江陵
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九